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韓詩外傳 第六卷

比乾諫而死，箕子曰：「知不用而言，愚也。殺身以彰君之惡，不忠也。二者不可，然且為之，不祥莫大焉。遂解發佯狂而去。君子聞之曰：「勞矣箕子！盡其精神，竭其忠愛，見比乾之事免其身，仁知之至！」《詩》曰：「人亦有言，靡哲不愚。」

齊桓公見小臣，三往不得見。左右曰：「夫小臣，國之賤臣也。君三往而不得見，其可已矣。」桓公曰：「惡，是何言也！吾聞之，布衣之士，不欲富貴，不輕身於萬乘之君。萬乘之君，不好仁義，不輕身於布衣之士。縱夫子不欲富貴可也。吾不好仁義不可也。」五往而得見也。天下諸侯聞之，謂桓公猶下布衣之士，而況國君乎？於是相率而朝，靡有不至。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者，此也。《詩》曰：「有覺德行，四國順之。」

賞勉罰偷，即民不怠；兼聽齊明，則天下歸之。然後明其分職，考其事業，較其官能，莫不理法。即公道達而私門塞，公義立而私事息。如是即持厚者進，而佞諂者止；貪戾者退，而廉節者起。《周制》曰：「先時者死無赦，不及時者死無赦。」人習事而固人之事使，如耳目鼻口之不可相錯也，故曰：職分而民不慢。次定而序不亂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。如是則群下百吏，莫不修己，然後敢安仕，誠能然後敢受職。小人易心。百姓易俗。姦宄之屬，莫不反慙，夫是之為政教之極，即不可加矣。《詩》曰：「謀定命，遠猶辰告。敬慎威儀，惟民之則。」

子路治蒲三年，孔子過之。入境而善之曰：「由，恭敬以信矣。」入邑曰：「善哉！由，忠信以寬矣。」至庭曰：「善哉！由，明察以斷矣。」子貢執轡而問曰：「夫子未見由，而三稱善。可得聞乎？」孔子曰：「入其境，田疇草萊甚辟，此恭敬以信，故民盡力。入其邑，墉屋甚尊，樹木甚茂，此忠信以寬，其民不偷。入其庭甚閒，此明察以斷，故民不擾也。」《詩》曰：「夙興夜寐，灑掃庭內。」

古者有命民，之有能敬長憐孤，取捨好讓，居事力者，命於其君，然後君命得乘飾車駢馬。未得命者，不得乘飾車駢馬。皆有罰。故民雖有餘財侈物，而無禮義功德，則無所用。故皆興仁義而賤財利。賤財利則不爭，不爭則強不陵弱，眾不暴寡，是唐虞之所以象典刑而民莫犯法，民莫犯法而亂斯止矣。《詩》曰：「告爾民人，謹爾侯度。用戒不虞。」

天下之辯，有三至五勝，而辭置下。辯者別殊類使不相害，序異端使不相悖。輸公通意，揚其所謂，使人預知焉，不務相迷也。是以辯者不失所守，不勝者得其所求，故辯可觀也。夫繁文以相假，飾辭以相悖，數譬以相移，外人之身，使不得反其意，則論便然後害生也。夫不疏其指而弗知謂之隱，外意外身謂之諱，幾廉倚跌謂之移，指緣謬辭謂之苟：四者所不為也。故理可同睹也，夫隱諱移苟，爭言競為而後息。不能無害其為君子也。故君子不為也。《論語》曰：「君子於其言，無所苟而已矣。」《詩》曰：「無易由言，無曰苟矣。」

吾語子：夫服人之心，高上尊貴，不以驕人；聰明聖知，不以幽人；勇猛強武，不以侵人；齊給便捷，不以欺誣人。不能則學，不知則問。雖知必讓，然後為知。遇君則修臣下之義；出鄉則修長幼之義；遇長老則修弟子之義；遇等夷則修朋友之義；遇少而賤者則修告道寬裕之義。故無不愛也，無不敬也，無與人爭也。曠然而天地苞萬物也。如是則老者安之，少者懷之，朋友信之。《詩》曰：「惠於朋友，庶民小子。子孫承承，萬民靡不承。」

仁者必敬其人。敬其人有道，遇賢者則愛親而敬之；遇不肖者則畏疏而敬之。其敬一也，其情二也。若夫忠信端怒而不害傷，則無接而不然，是仁之質也。仁以為質，義以為理，開口無不可以為人法式者。《詩》曰：「不僭不賊，鮮不為別。」

子曰：不學而好思，雖知不廣矣。學而慢其身，雖學不尊矣。不以誠立，雖立不久矣。誠未著而好言，雖言不信矣。美材也，而不聞君子之道，隱小物以害大物者，災必及身矣。《詩》曰：「其何能淑，載胥及溺。」

民勞思佚，治暴思仁，刑危思安，國亂思天。《詩》曰：「磨有旅力，以念穹蒼。」

問者曰：「古之謂知道者曰先生，何也？」猶言先醒也。不聞道術之人，則冥於得失，不知亂之所由。■毛■乎其猶醉也。故世主有先生者，有後生者，有不生者。昔者楚莊王謀事而居，有憂色。申公巫臣問曰：「王何為有憂也？」莊王曰：「吾聞諸侯之德，能自取師者王；能自取友者霸；而與居不若其身者亡。以寡人之不肖也，諸大夫之論，莫有及於寡人，是以憂與居不若其身者亡。以寡人之不肖也，諸大夫之論，莫有及於寡人，是以憂也。」莊王之德宜君人，威服諸侯，日猶恐懼，思索賢佐。此其先生者也。昔者宋昭公出亡，謂其御曰：「吾知其所以亡矣。」御者曰：「何哉？」昭公曰：「吾被服而立，侍御者數人無不曰：吾君麗者也。吾發言動事，朝臣數百人，無不曰：吾君聖者也。吾外內見吾過失，是以亡也。」於是改操易行，安義行道。不出二年，而美聞於宋，宋人迎而復之，諡為昭。此其後生者也。昔郭君出郭，謂其御者曰：「吾渴欲飲。」御者進清酒。曰：「吾饑欲食。」御者進乾脯梁糗。曰：「何備也？」御者曰：「臣儲之。」曰：「奚儲之？」御者曰：「為君之出亡而道饑渴也。」曰：「子知吾且亡乎？」御者曰：「然。」曰：「何不諫也？」御者曰：「君喜道諛而惡至言。臣欲進諫，恐先郭亡，是以不諫也。」郭君作色而怒曰：「吾所以亡者誠何哉？」御轉其辭曰：「君之所以亡者，太賢。」曰：「夫賢者所以不為存而亡者，何也？」御曰：「天下無賢而獨賢，是以亡也。」伏軾而歎曰：「嗟乎！夫賢人者如此乎！」於是身倦力解，枕御膝而臥，御自易以備，疏行而去。身死中野，為虎狼所食。此其不生者也。故先生者當年霸，楚莊王是也；後生者三年而復，宋昭公是也；不生者死中野，為虎狼所食，郭君是也。有先生者，後生者，有不生者。《詩》曰：「聽言則對，誦言如醉。」

田常弑簡公。乃盟於國人曰：「不盟者死及家。」石他曰：「古之事君者，死其君之事，舍君以全親，非忠也。舍親以死君之事，非孝也。他則不能。然不盟，是殺吾親也。從人而盟，是背吾君也。嗚呼！生亂世，不得正行；劫乎暴人，不得全義。悲夫！乃進盟以免父母，退伏劍以死其君。聞之者曰：「君子哉！安之，命矣。」《詩》曰：「人亦有言，進退維谷。」石先生之謂也。

《易》曰：「困於石，據於蒺藜。入於其宮，不見其妻，凶。」此言困而不見據賢人者也。昔者秦繆公困於肴，疾據五■大夫、蹇叔、公孫支而小霸。晉文困於驪氏，疾據咎犯、趙衰、介子推而遂為君。越王勾踐困於會稽，疾據范蠡、大夫種而霸南國。齊桓公困於長勺，疾據管仲、甯戚、隰朋而匡天下。此皆困而知疾據賢人者也。夫困而不知疾據賢人而不亡者，未嘗有之也。《詩》曰：「人之云亡，邦國殄瘁。」無善人之謂也。

孟子說齊宣王而不說。淳于髡侍。孟子曰：「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，意者其未知善之為善乎？」淳于髡曰：「夫子亦誠無善耳。昔者瓠巴鼓瑟，而潛魚出聽；伯牙鼓琴，而六馬仰秣。魚怪猶知善之為善，而況人君者也？」孟子曰：「夫電雷之起也，破竹折木，震驚天下，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。日月之明，遍照天下，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。今公之君若此也。」淳于髡曰：「不然。昔者揖封生高商，齊人好歌。札梁之妻悲哭，而人稱詠。夫聲無細而不聞，行無隱而不形。夫子苟賢，居魯而魯國之削，可也？」孟子曰：「不用賢，削固有也。吞舟之魚，不居潛澤；度量之士，不居■世。夫藝冬至必凋。吾亦時矣。」《詩》曰：「不自我先，不自我後。」非遭凋世者歟？

孔子曰：「可與言終日而不倦者其惟學乎？其身體不足見也。勇力不足憚也。族姓不足稱也。宗祖不足道也。而可以聞於四方，而昭於諸侯者，其惟學乎？」《詩》曰：「不愆不忘，率由舊章。」夫學之謂也。

子曰：「不知命無以為君子。」言天之所生，皆有仁義禮智順善之心。不知天之所以命生，則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。無仁義禮智順善之心，謂之小人。故曰：「不知命無以為君子。」《小雅》曰：「天保定爾，亦孔之固。」言天之所以仁義禮智保定人之甚固也。《大雅》曰：「天生蒸民，有物有則。民之秉彝，好是懿德。」言民之秉德，以則在也。不知所以則天，又焉得為君子乎？

王者必立牧，方二人，使窺遠牧眾也。遠方之民有饑寒而不得衣食，有獄訟而不平其冤，失賢而不舉者，入告乎天子。天子於

其君之朝也，揖而進之曰：「噫！朕之政教有不得爾者邪？何如乃有饑寒而不得衣食，有獄訟而不平其冤，失賢而不舉？」然後其君退而與其卿大夫謀之。遠方之民聞之，皆曰：「誠天子也。夫我居之僻，見我之近也。我居之幽，見我之明也。可欺乎哉！」故牧者所以開四目，通四聰也。《詩》曰：「邦國若否，仲山甫明之。」此之謂也。

楚莊王伐鄭，鄭伯肉袒，左把茅旌，右執鸞刀，以進言於莊王曰：「寡人無良邊陲之臣，以乾大禍，使大國之君，沛焉遠辱至此。」莊王曰：「君子不令臣交易為言，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面也。而微至乎此。」莊王受節，左右麾楚軍退舍七里。將軍子重進諫曰：「夫南郢之與鄭，相去數千里，大夫死者數人，廝役者數百人。今克而弗有，無乃失民臣之力乎？」莊王曰：「吾聞古者於不穿，反不蠹，不出於四方。以是君子之重禮而賤財也。要其人，不要其土。人告以從而捨，不祥也。吾以不祥立乎天下，災及吾身，何取之有？」既，晉之救鄭者至，曰：「請戰。」莊王許之。將軍子重進諫曰：「晉，強國也。道近兵銳。楚師奄罷，君其勿許。」莊師曰：「不可。強者我避之，弱者我威之。是寡人無以立乎天下也。」乃送師以逆晉寇。莊王援桴而鼓之，晉師大敗。士卒奔者爭舟，而指可掬也。莊王曰：「噫！吾兩君不相好，百姓何罪？」乃退楚師，以佚晉寇。《詩》曰：「柔亦不茹，剛亦不吐。」

君子崇人之德，揚人之美，非道諛也。正言直行，指人之過，非毀疵也。詘柔順從，剛強猛毅，與物周流，道德不外。《詩》曰：「柔亦不茹，剛亦不吐。不侮鰥寡，不畏強御。」

衛靈公晝寢而起，志氣益衰，使人馳召勇士公孫。道遭行人卜商。卜商曰：「何驅之疾也？」對曰：「公晝寢而起，使我召勇士公孫。」子夏曰：「微而勇若者，可乎？」御者曰：「可。」子夏曰：「載我而反。」至，君曰：「使子召勇士，何為召儒？」使者曰：「行人曰：『微而勇若者可乎？』」臣曰：『可。』即載與來。」君曰：「諾。延先生上，趣召公孫。」至，入門，杖劍疾呼曰：「商下！我存若頭。『子夏顧咄之，曰：『咄！內劍，吾將與若言勇。』」於是君令內劍而上。子夏曰：「來。吾嘗與子從君而西，見趙簡子。簡子披髮杖矛而見我君。我從三行之後趨而進曰：『諸侯相見，不宜不朝服。不朝服，行人卜商將以頸血濺君之服矣。』使反朝服而見吾君，子耶我耶？」曰：「子也。」子夏曰：「子之勇不若我一矣。又與子從君而東至阿。遭齊君重因而坐，吾君單因而坐。我從三行之後，趨而進曰：『禮：諸侯相見，不宜相臨以席。』掄其一而去之者，耶耶我耶？」曰：「子也。」子夏曰：「子之勇不若我二矣。又與子從君於囿中，於是兩寇肩逐我君。拔柔下格而還，子耶我耶？」曰：「子也。」子夏曰：「子之勇不若我三矣。所貴為士者，上攝萬乘，下不敢放乎匹夫。外立節矜，而敵不侵擾；內禁殘害，而君不危殆。是士之所長，君子之所致貴也。若夫以長掩短，以眾暴寡，凌轢無罪之民，而成威於閭巷之間者，是士之甚毒，而君子之所致惡也。眾之所誅鋤也。《詩》曰：『人而無儀，不死何為？』夫何以論勇於人主之前哉！」於是靈公避席拱手曰：「寡人雖不敏，請從先生之勇。」《詩》曰：「不侮鰥寡，不畏強御。」卜先生也。

孔子行，簡子將殺陽虎，孔子似之，帶甲以圍孔子舍。子路愠怒，奮戟將下，孔子止之，曰：「由，何仁義之寡裕也？夫《詩書》之不習，禮樂之不講，是丘之罪也。若吾非陽虎，而以我為陽虎，則非丘之罪也。命也夫！歌子和若。子路歌，孔子和之。三終而圍罷。《詩》曰：「來游來歌。」以陳盛德之和，而無為也。

《詩》曰：「愷悌君子，民之父母。」君子為民父母何如？曰：君子者，貌恭而行肆，身儉而施博。故不肖者不能逮也。殖盡於己，而區略於人。故可盡身而事也。篤愛而不奪，厚施而不伐，見人有善，欣然樂之。見人不善，惕然掩之。有其過而兼包之。授衣以最，授食以多。法下易由，事寡易為。是以中立而為人父母也。築城而居之，別田而養之，立學以教之。使人知親尊。親尊，故父服斬三年，為君亦服斬三年，為民父母之謂也。

事強暴之國難，使強暴之國事我易。事之以貨寶，則寶單而交不結。約契盟誓，則約定而反無日。割國之強乘以賂之，則割定而欲無厭。事之彌順，其侵人愈甚。必致質單國舉而後已。雖左堯右舜，未有能於此道免者也。故非有聖人之道，特以巧敏拜請畏事之，則不足以持國安身矣。故明君不道也，必修禮以齊朝，正法以齊官，平政以齊下，然後禮義節奏齊乎朝，法則度量正乎官，忠信愛利平乎下，行一不義，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。故近者競親，而遠者願至，上下一心，三軍同力。名聲足以暴炙之，威強足以一齊之，則拱揖指麾，而強暴之國，莫不趨使，如赤子歸慈母者何也？仁形義立，教誠愛深。故《詩》曰：「王猷允塞，徐方既來。」

勇士一呼，而三軍皆避，士之誠也。昔者楚熊渠子夜行，見寢石以為伏虎，鸞弓而射之，沒金飲羽，下視知其為石，石為之開，而況人乎？夫倡而不和，動而不償，中心有不全者矣。夫不降席而匡天下者，求之己也。孔子曰：「其身正，不令而行；其身不正，雖令不從。」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來賓者，誠德之至也。色以形於外也。《詩》曰：「王猷允塞，徐方既來。」

昔者趙簡子薨而未葬，而中牟畔之。葬五日，襄子興師而次之。圍未匝而城自壞者，襄子擊金而退之。軍吏諫曰：「君誅中牟之罪，而城自壞者，是天助之也。君曷為而退之？」襄子曰：「吾聞之於叔向曰：『君子不乘人於利，不厄人於險。』」使其城，然後攻之。中牟聞其義，而衣降。曰：「善哉！襄子之謂也。《詩》曰：「王猷允塞，徐方既來。」

威有三術：有道德之威者，有暴察之威者，有狂妄之威者。此三威不可不審察也。何謂道德之威？曰：禮樂則修，分義則明，舉措則時，愛利則刑。如是則百姓貴之如帝王，親之如父母，畏之如神明。故賞不用而民勸，罰不加而威行，是道德之威也。何謂暴察之威？曰：禮樂則不修，分義則不明，舉措則不時，愛利則不刑。然而其禁非也暴，其誅不服也繁審，其刑罰而信，其誅殺猛而必。暗如雷擊之，如牆壓之，百姓劫則致畏，怠則傲上，執拘則聚，遠聞則散，非劫之以刑勢，振之以誅殺，則無以有其下，是暴察之威也。何謂狂妄之威？曰：無愛人之心，無利人之事，而日為亂人之道，百姓讓嘩，則從而放執於刑灼，不和人心，悖逆天理，是以水旱為之不時，年穀以之不升，百姓上困於暴亂之患，而下窮衣食之用，愁衣而無所告訴，比周憤潰以離上，傾覆滅亡可立而待，是狂妄之威也。夫道德之威成乎眾強，暴察之威成乎危弱，狂妄之肆成乎滅亡。故威名同而吉凶之效遠矣。故不可不審察也。《詩》曰：「昊天疾威，天篤降喪。癩我饑饉，民卒流亡。」

晉平公游於河而樂，曰：「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？」船人盍胥跪而對曰：「主君亦公不好士耳？夫珠出於江海，玉出於崑山，無足而至者，猶主君之好也。士有足而不至者，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。無患乎無士也。」平公曰：「吾食客門左千人，門右千人。朝食不足，夕收市賦。暮食不足，朝收市賦。吾可謂不好士乎？」盍胥對曰：「夫鴻鵠一舉千里，所恃者六翮爾。背上之毛，腹下之毳，益一把，飛不為加高；損一把，飛不為加下。今君之食客，門左門右各千人，亦有六翮在其中矣？將皆背上之毛，腹下之毳耶？」《詩》曰：「謀夫孔多，是用不就。」